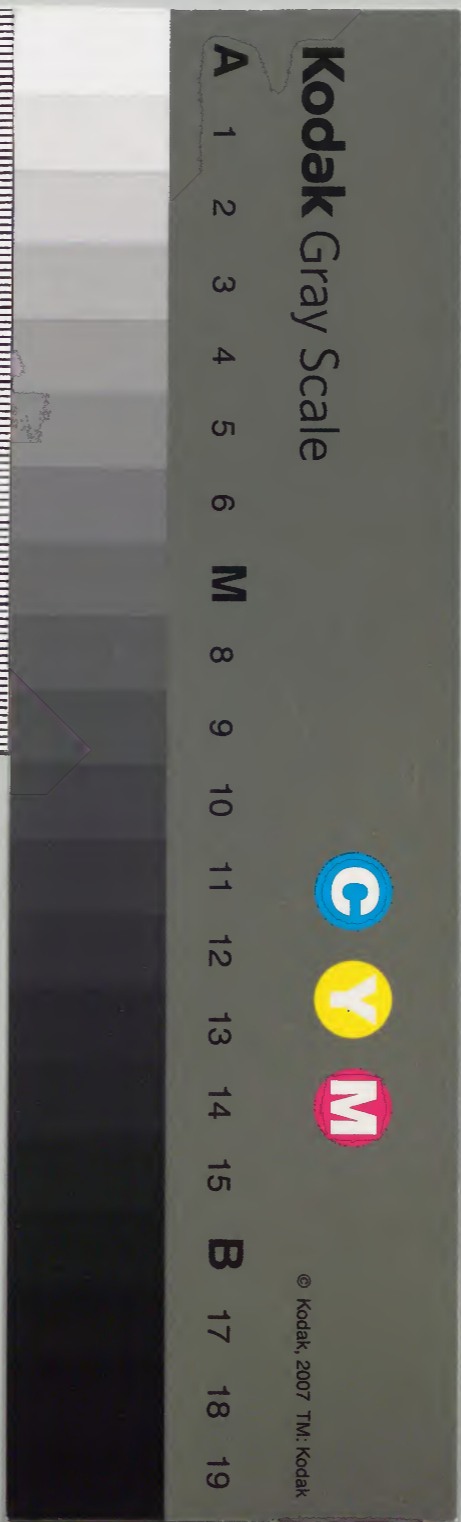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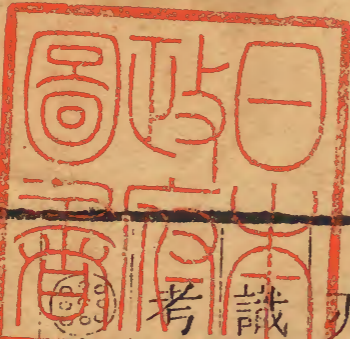
人譜類記

二

庫	文	閣	内
九	九	四	六
函	三	號	類
一	五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63
冊數	5 (3)
函號	299 116





右記五倫學問隨人大做大是小做小是總之不遠

於一誠者皆是而品地之高下有不必盡論者君子

亦誠而已矣記及楊乙李步行等正以媿一輩讀書

識道理者

考旋篇

書云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述

考旋第五

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

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却

已先不好了也

朱子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從兄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分則一箇是與非而去彼取此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勢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弈竒玩淡然無所好

右總記

魏傅嘏弱冠知名不輕與人交是時何晏以才辨顯於

貴戚之間鄧颺好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元以貴臣子有重望爲之宗主咸欲求交於嘏嘏輒避之嘏友人荀粲謂之曰夏侯太初與何鄧皆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嘏曰太初志過其量能合虛譽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成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譽而無關鑰此三人者以吾觀之皆敗德也遠之猶恐及禍况昵之乎未幾三人相次誅滅親友連坐者甚衆而嘏歷顯位以功名終

晉顏含篤於孝友爲朝野所推重嘗與子弟論中朝人

物必推重行實而抑絕浮華人問少正卯與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為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人思加僂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人咸服焉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此先生過激之論人若能勤學敬身兢兢自持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也

劉摯質直敦厚於書無所不讀而其教子孫必先孝悌而後文藝每日上無實德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鄭奕嘗以六朝文選教子奕兄見之曰何不教他讀孝

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弄月汗人行止夫教子文選猶謂不可古人敦崇實德如此

近見童蒙須知一帖最於蒙養之功說得親切末云童子亦趨時人心何由得古不急以莊嚴格語薰育初心徒以華飾麗句發其風藻吾恐巧慧日開淳龐日薄也父兄但思榮其身不思葆其心蓋心者箕裘萬葉之根本聰明洩心則所延必促樸茂維心則所祚必長果能培養此心以迄老成則遞相告誡綿延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聰明洩心所延必促此論後生極當體會

世人稱風流才子必推王謝然見王謝子弟鮮有年
至五十者惟王導年六十四羲之年五十九謝安年
六十六耳其後子孫名德不及祖父而愛尚虛元競
鬪辭章浮華盛而根本衰本衰者先仆自然之理不
信浮華之害熟讀王謝家傳自知以上記
警浮華
吳陸遜討山寇還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
在愁擾後遜見吳主語次及式稱爲佳吏吳主曰式毀
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愛民是以白遜若遜
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吳主歎曰此誠長者之事
顧人所難

王氏自曇首以來世居建康之馬糞巷僧綽僧虔以忠
厚傳家門風寬恕虔子志尤爲惇實門下客嘗盜其車
輿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蓋其過而
稱其美兄弟子姪皆敦厚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多長
者

敦厚固本於天性尤要在祖父之教育彼烏衣巷中
風味不及馬糞巷遠矣故烏衣子弟鮮有得壽考者
韓魏公在中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自封識不
令人見嘗有僚屬路拯者就案立有司事而狀尾忘書
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定從容以授

之拯退而自見且媿且歎曰韓公真盛德也
王陽明先生父海日公有以附劉瑾事誣之者或勸之
辨白曰此吾同年友事若白之是我許友也竟不辨後
陽明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紜陽明欲具疏奏辨
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爲父恥倘攻發吾友反爲吾
一大恥遂止

金誠好讀書家本衛籍指揮使麻張素無賴詬曰軍餘
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
曰讀書求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
父子相視不敢言永樂丁酉誠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

士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詣刑部望見誠一步九頓
誠笑迎之言於大司寇釋其罪張感泣時人莫不歎其
惇厚

餘姚趙錦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疏忤嚴嵩意被逮械
行萬里途中墜車陷塹瀕死者再旣至下獄杖之百錦
自分必死幸而削籍歸後嚴嵩敗起錦巡撫貴州過江
右見嵩藁厝道旁惻然言於監司加守護焉後又以忤
張居正黜歸及張死籍沒錦起大司寇力請寬恤乃得
少解其厚德如此躋大位享高壽固其宜矣

徐文貞公階宴客一客取金杯置帽中公見之席罷左

右告公少杯公曰已收矣其人酒酣潦倒帽杯落地公
佯不知使得仍取置帽中

自古厚德人未有不受天厚報者也今人貧窮孤苦
只怨上天薄待已不知自家先薄待自家如何天反
於汝獨厚陳眉公曰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
薄德人宜行惜福事數語使人尋味不盡

厚德不徒一事上見須積而後厚其忘恩讐化爾我
固德之大者卽如見人議論人短長有可掩覆處爲
之掩覆見人作事愚鈍有可提醒處爲之提醒見人
狠結冤仇有可解救處爲之解救積之既久自然高

厚又昔人云譬如我穿縷衣凶服道遇吉祥善事相
與引而避之其事雖小其心則厚易所謂勿以小善
爲無益而勿爲者此類是也

以上記
警刻薄

晉卞壺方正質實以繩簡自持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
謝鯤爲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莫斯爲甚中朝傾
覆實由於此欲推奏之丞相王導不從乃止然聞者莫
不嚴憚高座上人於王丞相前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
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陶侃恭而近禮愛好人倫職事之暇終日斂膝危坐嘗
誡子弟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

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箕踞以爲宏達耶

唐張九齡風儀秀整異於衆流元宗於朝班望見之謂左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後用人必問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

宋王曾質厚寡言笑望之端凝若神少與楊億同在侍從之列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吾不敢以戲也

以上記警輕佻

公孫宏起家徒步至爲丞相性詐善欺每示儉約以釣名譽有故人高賀詣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吾自有之宏大慚賀告

人曰丞相內服貂蟬外服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始疑其矯汲長孺曾面斥之宏嘗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殷浩被黜後徙於東陽有甥韓伯隨於徙所浩特愛之浩雖終日書空然口無怨言怡神委命談咏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歲餘韓伯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古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乃不覺泣下始知其前此之矯飾

夏侯勝以經術知名而性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宣帝召爲諫議大夫勝入謁或呼帝爲君或誤相字於前帝

以是益信之

魯宗道天性敦樸言無矯飾一日易服與故人入酒肆飲真宗命中使急召徧覓始得之中使語宗道曰上怪公來遲當以何事對宗道曰當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常情欺君大罪中使入如所對真宗問何故私人酒家對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至遂邀之入耳真宗益嘉其直樸以上記警飾偽管幼安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

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陸象山先生曰規矩嚴整爲助不少入儒者之門自當從言規行矩始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

胡文定公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爲人形父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後遂爲世大儒以上記警戲動

伊川先生非禮勿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
哉訓辭

何遠言不虛妄蓋其天性每語人曰卿若得我一妄語
則謝卿一縑衆共伺之終莫能得

司馬溫公曰光幼時弄青胡桃女兄欲脫其皮不得女
兄去一婢以湯脫之女兒來問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
之呵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

劉元城先生見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
者公曰其誠乎劉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蔡虛齋先生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

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
耳明道先生曰德進則言自簡

昔人云造物生人兩其耳目兩其手足而獨一其舌
意欲使之多聞多見多爲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
中奧深而以齒如城唇如郭鬚如戟三重圍之若恐
其藏之不固而輕出者故聖賢教人惟以謹言爲兢
兢四書五經中所以戒飭之者至矣言之不謹獲禍
最酷試舉世俗所易犯者敬錄數條於左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
而傷我長厚雖聞談酒謔慎勿形言

喜極勿多言怒極勿多言醉極勿多言 又曰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閒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爲歡悅便是自家無著落消遣不過

言語之當慎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面諛之詞有識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嘗至刻骨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

不可指人隱諱及暴其祖父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於骨髓俗語所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是也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無捨短而棄長論已無登枝而忘本交淺者毋與輕言調別者無與強言陰刻者毋與言衷情輕疎者無與言密事語財不及非分語色不及邪緣勿彈射官箴勿月旦人品不偏愛憎不信風聞談經濟外寧談藝術可以給用談日用外寧談山水可以息機談心性外寧談因果可以

勸善

聞人談一善事談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之語
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爲快既造口
業亦增意業此真小人之尤者也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刊刻善本廣爲流布
亦與人爲善之一端也

以上記
警妄語

謝宏微性沉密不妄言議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
人莫之知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相友善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
墓銘後光先死鎮作銘其詞峭峻光子康屬蘇子瞻書

之蘇曰吾不辭書但恐非三家福耳乃易他銘

張詠性剛毅忽於小節其所善友蕭楚見詠几案上有
一絕末二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楚
取筆改恨作幸詠歸見之云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楚
曰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筆墨之間未可輕忽且天下
一統而公獨恨可乎詠歎曰君真吾一字師也

朱子嘗教人云凡事須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
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患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洩敗昔韓昭侯恐漏夢中
之詞孔光不對宣室之樹非過爲此鯁鯁蓋見事熟

則慮患周積思深則發言簡與其逞智以先人毋寧
緘舌而處拙

以上記
警疎誕

晉衛玠風神閒遠嘗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
已則昏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己之道恕人不患不
到聖賢地位也

程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
團和氣朱公揆嘗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
中坐了一箇月

呂東萊少時性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忽覺平日忿懣渙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
變化氣質

世間大福德人必能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

若器小福薄人便蹶然而動矣

以上記
警乖戾

董遇少孤貧性質訥而好學漢末關中擾亂與兄采椽
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建安初以文學辟召遂
爲儒宗

邴原年十一喪父旣孤且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
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少失所恃

未嘗知學中心惻然不覺涕零師甚哀之曰何不讀書
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果有志我當教爾不須資也於
是一冬之間遂通孝經論語及長更思游學單步負笈
不憚千里至安邱則師孫崧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
宗陳仲弓汝南則師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時北海
鄭元有盛名爲學者宗師原以單寒後輩數年之間名
與相埒

王育少孤貧爲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歔流涕有暇卽
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
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人以爲癡出後叔父其叔
母任氏責之至流涕謐素孝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
勤力不懈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鋤博綜典籍百家之
言遂成大儒學者號爲元晏先生

劉孝標家貧好學自以少時未能早悟晚更厲精從夕
達旦或時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以是明慧過人博
極羣書文藻秀出南北學者莫與爲匹

祖瑩八歲卽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於灰中藏火
候父母寢後夜讀仍以衣被塞窗恐爲家人所覺內外
親屬呼爲小聖兒孝文帝召人令讀五經章句并陳大

義後長名位顯達

范文正公少時食貧力學有讀書帳爲燈煙所熏頂色如墨及顯達後夫人常持此以示子孫

邵堯夫讀書於百原山中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三年

橫渠先生謁告西歸終日危坐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

楊龜山先生積學嘗舉兩肘示人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矣

張無垢老來目病持卷就明倚立窗下年歲積久雙趺

依然

古人當困窘之日又際離亂之鄉謀生且不暇猶然矢志不輟今世胃之子父兄在上師傅在前春秋方富日月正閒無雜務以經其慮無衣食以累其心而偏不好學真天地間大罪人也仰負日月內負父師

清夜自思能無悔愧

以上記警不力學

穎川荀淑遇汝南黃憲於逆旅憲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閔所未及勞問遽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是持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

正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閔不宿而去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消之不濁不可量也

張橫渠先生在京坐虎皮講周易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橫渠與論易次日撤去虎皮語弟子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比見二程深明易理吾所弗及汝輩宜往師之乃歸陝西

明道兄弟初侍其父識邵堯夫後訪堯夫於天津之廬堯夫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論議終夕明日二程謂周純明日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又曰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

羅仲素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仲素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

朱晦庵爲南康守春日陸子靜往訪晦庵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登白鹿洞書院講席請子靜講君子喻義章聽者如堵當時

說得痛快座中至有流涕者晦庵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晦翁詆子靜朱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工夫者惟熹與子靜二人而已熹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王心齋謁陽明先生於江右時陽明巡撫南贛心齋由中門入陽明降階迎之時心齋服古冠服手持木簡踞上坐坐定問何冠曰有虞氏冠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心齋色動坐漸側反覆論致知格物心齋大歎服曰簡易直截某所不及乃下拜執弟子禮辭出就館

舍釋思所聞間有不合明日復入見曰某昨輕易拜也請與再論復上坐陽明喜曰有疑便疑有信便信不可苟從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竟大服再下拜執弟子禮如初心齋初名銀是日陽明易銀爲良陽明退謂門人曰吾擒宸濠無少動心今却爲斯人動此真學聖人者也

以上記警不服善

西漢司隸校尉鮑宣以亢直被禍下獄當死博士弟子咸舉旛太學前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明日遮丞相孔光陳說丞相車不得行又伏闕上書帝乃減宣罪髡鉗徙之上黨

平陵云敞師事同郡吳章章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以不附王莽被誅其弟子皆禁錮不得仕宦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殮葬之東漢魏昭者陳國童子也見郭林宗以爲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因請侍左右供給灑掃林宗許之林宗嘗有疾命昭作粥粥成進食林宗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復進又呵之如是者三昭容色無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知子之心矣深善之

宋游酢楊時事程伊川先生先生一夕偶暝坐二子侍

立夜深不去伊川旣覺謂曰二君尙在此乎旣晚且休矣及出門外雪深已尺許二子俱傳濂洛之學

明方正學在宋景濂門爲高弟濂卒於貶所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蹟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旣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恤之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方去

唐彬初從章瑄學嘗令課經義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彬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見擲於地而彬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也徐取稿點綴數字未幾與瑄同榜成進士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君父而外於師爲重師友皆以人合者也惟道同故四海可以樂羣惟義至則異姓可爲骨肉攷自來風義之敦莫如東漢其次淵源之接表自宋儒故或生篤其歡或死盡其誼有急則忘身以拯之旣歿則存孤以報之皆道義之顯著者也

吾爲表章前哲以式來學

以上記警不敬師

宋鄧至爲塾師教人以誠熙寧九年神宗御集英殿第進士至長子綰爲翰林學士侍立上側迨唱名及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名及其二孫綰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

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脩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後生以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悞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爲童子講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公人謂爲善之報

閩士某省試不遇叩一相者曰如君骨格縱才高班馬難許成名惟勤種陰德庶可挽回造化士揣家貧無財種德又思近日爲師者多誤人子弟我當盡心訓誨以

人譜類訓上
巽
作陰德或我不負人天亦不負我數年後復省試相者
遇之賀曰君卽當榮達矣士曰何前拒我之峻而今許
我之確耶相者曰君丰神與前大異定有陰德士曰無
他惟數年來盡心竭力以誨人子弟耳相者曰成就後
學種德最大宜形骨之頓換也榜發果高列

沈千秋嘗與同社論曰居官盡職與否於處館時可
預卜主家脩膳朝廷俸祿俱非悠悠忽忽可以消受
者近來師道凌夷真可痛哭長歎不思誤人子弟於
心何安必須盡心竭力循循善誘使得有所進益大
以成大小以成小勿可諉之子弟不率教而自爲寬

解也

以上記警
曠館職

嚴彭祖宣帝時以東郡太守高第入爲左馮翊廉直不
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無貴人
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
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
乎

時人或勸伊川加禮貴近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
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薛文清公在南都與守備中官抗禮中官以午節饋扇
公曰此朝廷禮不敢當也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餞之

江上公獨不往英還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陳選督學山東清介絕俗會倖闖汪直巡郡國都御史
以下咸匍匐拜謁選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選曰
提學直愈怒曰卽提學寧尊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固
非御史比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不可屈節直見選詞
氣抗厲而諸生羣集署外不可犯遂從容曰先生旣無
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選徐步而出

選字士賢浙
江臨海人

李夢陽爲江西提學時中丞俞諫督兵平寇諸監司皆
長跽以見夢陽獨直立諫怪之問曰足下何官耶夢陽
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語畢竟出

以是名重天下

陳敬宗爲南京祭酒考績至北京王振素慕其名欲致
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在京謁振振知忱與公同年示
之以意忱言之公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官
他日何以見諸生忱因諷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
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文綺羊
酒求書程子四箴公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
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
泉獨退處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爲陸答曰此處怕見陶

淵明

以上記
警趨附

八譜類記上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退
或勸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

伊川門人欲歸應舉甚迫問之曰蔡人習戴記者少決
科之利也伊川責之曰汝是心已不可入堯舜之道矣
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以豐約之間不
能無留情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
心而後可與語也

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尹曰此尙可以
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
伊川曰子有母在未可自專也尹歸告其母母曰吾知

汝以善養不知以祿養遂不復就舉伊川聞之曰賢哉
母也

楊慈湖嘗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
利達何也希元悅然莫知所謂慈湖曰子嘗以命訊曰
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於
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

王龍谿嘗謂人曰吾人講學去做舉業不惟不相妨原
是有助不惟有助原只是一件事言不可以僞爲言之
精者爲文若時時打疊心地潔淨不以世間鄙俗塵土
入於肺肝以聖賢之心發明聖賢之言自然平正通達

計判言上
三
紆徐操縱沉著痛快所謂本色文字盡去陳言不落些
子格數萬選青錢上等舉業也若不自出聰明只管傍
人學人爲詭遇之計非其本色精神縱然發了科第亦
只是落套數低舉業有志者所不屑也明道十五六時
聞濂溪之學便棄舉業及至弱冠又發了科第此是上
等舉業榜樣所謂深山之寶得於無心也明道嘗云吾
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子亦曰吾於舉
業時甚敬非是要舉業好只此是學以上記
警躁進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
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欸

洽

李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候公方巾鮮
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
自曰游泮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
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
原帽所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奉命
唯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繩以本
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之醇謹弟之恭遜正兩相成
哉

羅念庵先生嘗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得狀元兩字此

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以公天性之篤亦須
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驕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上以

記警
特勢

薛文清公曰英氣最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
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
深淺

王陽明先生曰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
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 又
曰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傲之反
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是中心

謙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
到至誠處

唐初王楊盧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
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
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
得令長餘得善終幸矣後果如所言

李鄴侯泌少極聰敏年方七歲卽能爲文嘗有長歌行
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
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意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

業就扁舟泛五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齡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况童子乎泌因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矜街

歐陽公修長於文章每對客多談政事不及文章蔡端明襄長於政事每對客多談文章不及政事二公善自晦然卒享盛名極貴顯

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後相見伊川問曰別後一年做得甚工夫答曰纔去得一矜字蓋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伊川因語同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許魯齋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

羅念庵二十五舉南宮廷試第一時外舅曾太僕趨賀曰喜吾壻幹此大事念庵面頰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若此三年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友人聯榻蕭寺中商學焉以上記警恃才

昔人云處事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便有識量著一急性不得蓋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滅裂卽讀書亦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

此無恒之人也况於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
怕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故士必知命而後能
樂天

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
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
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費禕當魏軍次與平禕督師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至就
求圍棋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趣禕從容對奕無厭倦
意敏曰聊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

劉器之初登第與二同年謁張觀叅政三人同起身請

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
生應聲曰勤謹和既開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解張正
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從忙後錯
了

許魯齋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魯齋
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
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薛文清公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
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

處之以上記
警造次

宋末時潭州夜破進士尹穀爲二子行冠禮人譏其迂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令人盡殺其家而自殺

明末李賊之變京城破翰林汪偉及婦耿懸梁自盡夫偶居左婦居右耿曰雖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乃易之始就縊而絕

靖難兵破南都卓敬不屈臨刑歎曰變起宗親略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宋高宗航海時金將琶八追躡至越越守李鄴舉城降與琶八並馬馳衛士唐琦見之憤甚於途中拾一大篋

呼天祝曰願一擊殺二賊倉卒間從馬後擲之不中被執琶八將殺之琦曰死吾分耳吾爲天下奇男子當出一奇以死唐時有顏杲卿者爲賊鋸解若能以革囊灌油置我其中縱火焚之使光燄燭天斯大快也琶八曰若真義士當從若言以成若名遂如言焚之琦意恐琶八迫及高宗爲此以緩其程也見者驚駭拾其骨葬焉後紹興郡守傅公崧卿請於朝爲建祠詔贈將軍賜廟額曰旌忠春秋致祭

西漢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王莽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

去草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詞氣愿歛有足動人賊不
忍殺或指以避兵之處母子俱全於難

東漢楊政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經後范升爲事繫獄
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候車駕持章叩
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獨可哀武
騎虎賁懼驚乘輿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又政
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詞請有感帝心乃詔出升獄政由
是顯名以上記
警顛沛

劉忠定公年既老名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
其賢使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公曰吾爲子孫不

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黥墨與權貴正欲爲元祐
完人見司馬君實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呂榮公自少守官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
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
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薛文清公爲御史時中官王振用事一日問內閣三楊
吾鄉誰可大用者因皆薦公卽召爲大理寺少卿三楊
以用公出振意欲邀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門耶卒不往

文衡山素不到河干拜客嚴嵩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

猶可我過蘇亦不答拜殊可怪東橋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獨拜公成得文衡山乎以上記警由徑古語云君子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蔡虛齋曰居今之世亦有許多當避嫌疑處未可便以聖賢自擬

楊伯起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楊楊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楊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爲無知密媿而止

關壯繆公與昭烈帝之后爲曹操所虜操欲離其君臣

之義使公與后共居一室公秉燭侍后至達旦

何文肅公喬新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文肅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曰子欲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以上記警嫌疑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答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善道不美其譚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

蔡中郎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及聞王粲到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貌又短陋一坐

盡驚蔡曰此子有異才吾所不及吾家書籍當盡與之
粲由是知名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覲粗有才華未為時知嘗以所
作呈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曰是子聲名未立
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歐陽永叔為一代文宗於後進有片言隻字可採者必
加稱揚又盡錄之別為一冊名曰文林以上記
警蔽善

昔時註莊子者數十家皆莫究其旨獨向秀於舊註外
另有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
而卒時郭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之以為

已註誇銜於世時秀門人亦有得其稿者出與比勘則
象所註止秋水至樂二篇而已象為慚愧欲死

唐時隱者譚峭著有譚子化書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
辟穀養氣之術臥風雪中經日人謂已死視之則其氣
蒸蒸然其後遊建康見宋齊邱有神仙風格出其化書
六卷授之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
齊邱因奪為已有而傳之後竟不得其死以上記
警竊能

齊伐魯取岑鼎魯人以贖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
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
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

廬陵張千載字毅夫宋文丞相天祥之友也丞相貴顯時屢以官辟之不就及丞相爲元所執過吉州城下毅夫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旣至燕丞相囚於小樓毅夫卽僦居於樓之旁日以美饌供之凡三載如一日又密製一櫝丞相被殺卽以藏其首復訪丞相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尸毅夫收其骸骨以歸

廬陵擇地葬焉

薛文清公嘗言爲士大夫者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方登第時學士楊文貞公欲館之訓子公固辭後擢雲南道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而令人要之公辭云職在糾劾無相見禮三楊嗟歎焉

以上記警輕諾

延陵季子使過徐徐君好季子劔口弗敢言季子心許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劔繫之徐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徐君已死尙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已心許之豈以生死倍吾心哉

范式游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

後三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
將至邵白母請爲饌待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
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
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懽而別

朱暉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
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
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食給之暉
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爲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
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故不忍負之

以士記
警爽約

呂蒙正初拜叅知政事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

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不平欲詰其姓名蒙正曰
一知其人則終身不能忘不如弗問也

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
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
下又不能隱退久妨賢路寧不嫌心乎公於馬上踧蹌
曰屢求退以主上未允故未敢擅耳終無怒色

富鄭公弼訓子弟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若清儉之外
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詬罵之者弼佯爲不聞
或告之弼曰恐是罵他人曰明呼公名曰天下豈無同
名者乎罵者聞之大慙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有學者受橫逆事欲忍則不能堪欲訟又知不可請問
 於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此有道乎先生曰聖賢豈無善
 處之道但子心未平氣未和未可以語數日後復見曰
 覺得邇日心氣漸和平敢請教先生曰既心平氣和矣
 又何待問耶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攜舟送之中有士人滑稽肆談定
 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談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
 其人定山大服

呂文懿公辭相歸里有鄰人醉詈之呂不為動但誠僕

曰醉者勿與較逾年其人犯辟禁獄公聞之悔曰吾存
 心於厚不謂養成其惡也

以上記警
不忍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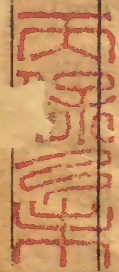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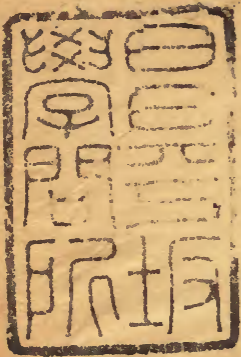
郭子儀初與李光弼俱為安思順牙將不相能雖同席
 不交言後子儀代思順為將光弼恐見誅乃詭請曰死
 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
 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即
 薦之為節度使遂同破賊無纖毫猜忌

趙抃為御史時與范鎮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為相鎮屢
 訐其短於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鎮於安石對曰問趙
 抃便知鎮之為人上問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

宋李京者爲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
京薦其友人於鼎臣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卽繳其書奏
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慙不出
京妻立廳事召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旣爲往還之久
欲求一別亦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
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韓魏公平生不識有恩怨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害
正人處詞氣和平如道常事

呂榮公嘗言恩讎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
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以上記警
不釋怨



Vertical text at the top right of the page, possibly a title or header,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Main body of vertical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arranged in columns and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